

Königskinder
Eine wahre Liebe

新苗文化
小說 F33

編號 6673 的愛情故事

一包收藏六十年前的信件拍賣品，
竟講述了一段讓人心碎不已的愛情故事，
隨著作者不斷深入的探查，
關於那段愛情的真相也一一地浮現……

作者：Reinhard Kaiser 賴因哈特·凱澤
譯者：唐陳

廣 告 回 信

臺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證

北台字第 15117 號

100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00 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

電話：(02)2332-0430 代表號

郵政劃撥：18324544 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Königskinder
eine wahre Liebe

新世紀 6673 的愛情故事

者：Reinhard Kaiser 賴因哈特・凱澤
者：唐陳

一九九一年，在法蘭克福市的一次郵票拍賣會上，我發現了魯道夫·考夫曼寫給英葛柏格·馬格努森的第一批信件；這完全是個偶遇，其實，我並沒有透過它們來發掘出一個動人心弦的愛情故事的初衷。拍賣之前，在七千多件待價而沽的拍賣品中，我選擇了十種或者十二種，請人拿來預先看一看，並在拍賣單上劃了叉，以參加競拍。編號六六七三的拍賣品在拍賣單上是這樣介紹的：「德國，大約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五五年，形形色色未曾使用過的、未加蓋郵戳的以及蓋有郵戳的郵票集錦，還有相關的出自德意志帝國的包裝品以及明信片、信件、包裹等等，分類保存完好，極具收藏價值。起拍價五百德國馬克。」

這是一個紙板盒子，正如產品拍賣單上所介紹的，裡面裝著塞滿了郵票的集郵冊、明信片、玻璃紙包裝袋以及雪茄菸盒。在這一堆繁雜的東西中間，我偶然發現了一疊大約三十個信封，寄信人是同一個人，地址是柯尼斯堡與其他幾個德國城

市，收信人是一個女性的名字，地址都是斯德哥爾摩市某個相同的地方。那些信還塞在信封裡面。

要想在拍賣之前將這些信都看一遍顯然時間是不允許的。不過，瀏覽二到三封信之後就一目瞭然了：它們講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一個愛情故事。當我決定把這個紙板盒以及盒子裡的郵票、反應歷史背景的信件等等東西弄到手的時候，就只知道這些。

拍賣過程中，看得出來人們對編號六六七三的拍賣品有著濃厚的興趣。競拍者很活躍，競拍價逐漸攀升，郵票拍賣商喜歡稱這種情況為「競標之戰」。如果僅僅是對那些郵票青睞有加的話，當拍賣價飆升到起拍價的兩倍時，我早就偃旗息鼓了。拍賣價已經超過起拍價三倍的時候，我對那些信件的熱情依然熾烈，不曾稍減。不過，當我一次又一次舉牌的時候，不禁心生疑惑：我想得到這件拍賣品有兩

個目的——郵票和故事，而其他入單單對郵票感興趣；在這種情況下，價格怎麼會高得如此離譜？最後，我頑固地堅持和一個不知名的敵人進行著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拍賣大廳的形狀呈L形，我坐在L的那一長豎上的某個位置上，對手則坐在L那一短橫的某個位置上，而拍賣人站在L轉角處一個斜面桌後面。拍賣人輪流指向我以及我的競爭者，宣告不斷攀升的競拍價，在他那單調刻板而又令人神經緊張的聲音中，競拍價已經悄然接近兩千德國馬克。

郵票自有其適當的市場價格，有些郵票可能因為發行量不大或者歷史久遠而變得物以稀為貴；不過，這種情況是相當罕見的。對於郵票來說，很少有人會支付高昂的價格。但是，如果一個人對一段他自己知之甚少的故事產生了興趣，必欲得之而後快，那麼，付出多大的代價，他也會在所不惜。一九九一年五月的那個星期六下午，這種情況就發生在我的身上。

我抱著從拍賣會上買來的紙盒子，匆匆忙忙地趕回家去；同時，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信件的內容。但是，我卻不知道，這會引出一個故事，使我沉迷於其中，數年時間不能自拔。

親愛的英葛柏格小姐，儘管威尼斯風光秀麗、引人入勝，還是絲毫沒有奪走你在我心目中的光彩；另外，在波洛格納我們邂逅時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那美妙的兩天時間裡我們共同經歷的一幕又一幕，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腦海深處。只不過，兩天時間實在太短太短了，唯一陪伴在我身邊的是你的照片，在照片上，你「脈脈含情」地凝視著我三十次。如果你特別喜歡某些照片，請寫信告訴我，這樣我就可以為你把它們放大。我把照片分成兩組，按下列方式排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比方說，你可以告訴我你喜歡第一組第8號位置的照片，這樣就一清二楚了。我期待著你的來信。但願，在威尼斯的時候，你玩得十分開心，當然，你表現得興高采烈，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星期天我到聖·盧卡去了，一路上都在思念著你。在你即將途經格賴夫斯瓦爾德市之前，請寫信告訴我，我會通知朋友去接你。我的意思是說，你一離開柏林，就寫信告訴我。現在，獻上我衷心的、熾烈的吻。你的魯道夫。

這只是一張小卡片，沒有署明日期，小得就像一張撲克牌，卡片兩面都用黑墨

水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它是用來傳遞一個親吻的——也許，這是他透過信件傳達給她的第一個親吻，因為隔著千山萬水，事實上他是吻不到她的。在這之前，他們曾經在波洛格納真正地親吻過，而那些吻比起書面上枯燥乏味的字眼當然是大相徑庭、不可相提並論的，不過，它們隨著時間的推移，都隨風而逝，沒留下一絲痕跡。而發生在六十年前橫跨歐洲的枯燥乏味的書面上的親吻卻得以保存，它是可以讀得到、可以觸摸、可以體會的；這個吻曾經由於他和她因為空間上的原因而留在了紙

mina bella Aeere Ingeborg.
Da wusst Du nicht ja trotz
aller Schönheit Benedigs
nicht vergessen haben und
Deinen Aufenthalt in Bolog-
na. Die beiden schönen Tage,
die stecken nur noch ganz
im Auge. Sie waren nur
zu kurz. Das einzige, was
mir bleibt, sind die Foto-
grafien von Dir, wo Du
mich 30 mal so, ganz
verliebt! "lacht! Denn
Dir etwas auf den Bildern
gefallen. So schreib es mir
denn, dann will ich Dir
doch Vergnügen machen

Da ist das Bild I und II
die Reihenfolge geht dann wei-
ter so ¹¹¹/₁₁₁ Als 2 B. Bild I Nr. 8
Ich freue mich schon auf
Deine nächsten Hoffentlich
hast Du recht große Freude
an Benedig. Deine rote
Krause ist natürlich sehr
gut getroffen! Sonntag
gehe ich nach S. S.
und denke an Dich
Schreibe schnell wenn Du
durch Leipzig fährst. Ich
will meine Freunde be-
nützen. O h, du schreibst wenn
Du von Berlin fährst. Wenn
kann ich Dich ganz, ganz
hochhalten. Dein Rudolf

上，現在卻跨越了時間的障礙，擺在我們的面前。

一九三五年的初夏，他們在波洛格納市相識，一個是來自柯尼斯堡的德國年輕人，一個則是來自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女孩。那時候，英葛柏格·馬格努森在義大利度假，她遊覽了佛羅倫斯市、羅馬市以及波洛格納市。魯道夫·考夫曼則已經在波洛格納市住了好幾個月，他並不是對該市的人文、風景感興趣，也不是自願留在那裡的，當時德國的局勢已經惡化，迫使他流落到了義大利。不過，無論如何，他倒是因禍得福了。因為在一九三五年的這個夏天，如果他不在波洛格納市的話，就可能永遠沒有機會認識英葛柏格·馬格努森了。

在德國，他已經沒有什麼前途可言了，兩年以來，連工作都找不到一個，他常常因此而覺得難堪。現在，這種感覺突然之間蕩然無存，他覺得自己好像在滑行，甚至在飛翔——因為和一見鍾情的她在一起，伴隨在她的左右，在波洛格納度過了

一天，接著，又尾隨她去威尼斯度過了一天。然後，歡聚的日子過去了，他們不得不分道揚鑣。英葛回斯德哥爾摩去了，而他則回到了波洛格納。他們開始通信，她寫給他的信件已經不知所蹤；幸好，他寫給她的得以保存。看起來，這一張沒有署明日期的卡片是他寫給她的第一封信。

一九三五年初夏，魯道夫·考夫曼在波洛格納靜靜地等著德國親友的來訪。他的大哥漢斯以及大嫂薇拉通知他，他們要到義大利旅行，而且會順道去拜訪他。出乎意料的是，和他們一道來訪的還有他們「最親愛的旅伴」——一個來自瑞典的年輕女孩，她立刻受到了他熱情的歡迎。

魯道夫·考夫曼與英葛柏格·馬格努森共同度過的時間相當短暫，他們是如何一見鍾情、墜入愛河的，在信中確實難以看出端倪，不敢妄加揣測。但是，無論如

何，看得出來照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幾乎是在第一次見面之後，他就送她回她住的旅店去，他還把自己的照片送給她——顯得那麼迫不及待，甚至說是厚臉皮也似乎不爲過。然而，她並不覺得他像一個花花公子般輕薄地對她糾纏不休，相反地，她感到十分高興，在照片上的那個男人的鼻尖上印上許許多多的親吻，但事實上照片上那個男人她還從來不曾親吻過呢。

而在他這一方面，似乎當他透過多鏡頭照相機仔細觀察她的時候，就已經對她產生了強烈的好感。那時候，他正受雇於波洛格納市一家名爲「組合照片」的攝影棚當臨時工。也許他是被她照片底片上的倩影迷住了，因此而墜入了愛河。那些底片上整整齊齊地排列著三十個她——三十張她的相片，一版十二張，每一張都只有郵票一樣大小，橫排三張，豎列四張，一共是二又二分之一版，三十張。照相的時

候，他站在照相機後面，沒有如平常般說：「請說『cheese』！」取而代之的是，他鼓足勇氣建議她：「這樣吧，你乾脆對著我『含情脈脈』地微笑。」也許，在那時他就已經對她情有獨鍾了。

這些也許純屬猜測，與事實不符。

但是，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那就是他們倆一道去了坐落在波洛格納市郊的聖·盧卡，它位於一座小山上，視野開闊、景色宜人，山腳與山頂之間架設有索道。這情況透過信件來看是一清二楚的，信中經常談及聖·盧卡，談及那清新的空氣、青翠的草地、醇香的葡萄酒、堅韌的煎肉、小山、鮮花、岩石，還有螢火蟲。在信中，魯道夫·考夫曼稱那條索道為「懸空纜車」。

有可能英葛和漢斯、薇拉是和一個大旅行團一起去義大利遊覽的，他們有確定的旅行日程，因此不能擅自延長在波洛格納市逗留的時間。剛開始，她也許對這一



魯道夫·考夫曼

點還暗自慶幸呢。當他們繼續自己的旅程，乘車駛往水城威尼斯的時候，魯道夫·考夫曼還遲疑不決地留在波洛格納。緊接著，隨著英葛柏格·馬格努森的離去，他立即感覺到悵然若失。接著，轉租給他房子的朋友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她曾經打電話找過他。這時，他才下定決心，立刻搭下一班火車直奔那個海濱之城。在匆忙中，他忘記帶刮臉的用具，當他們相見，像久別的戀人一樣頻繁地親吻時，他的短髭刺痛了她的臉龐。這就是威尼斯的戀愛之旅。此外，他們還乘坐威尼斯特有的船頭、船尾呈鳥頭形的狹長平底小遊艇四處遊覽，接著，又去瞻仰了馬爾庫斯大教堂。後來，他們登上一座鐘樓，除了他們，似乎沒有人對這座鐘樓感興趣，因此，鐘樓裡很幽靜。在昏暗的環境裡，他突然變得狂野，向她瘋狂進攻。剛開始，英葛還大喊大叫的，後來，他用刺人的親吻使她安靜下來，在每一個樓梯平台上，他們都會親吻。爬上鐘樓的頂部時，她的頭髮凌亂得就像一隻長鬃毛狗。



英葛柏格·馬格努森